

游山西运城·读华夏历史
河东探“宝” 97

栖岩寺在隋唐时期极负盛名，相传唐高宗、武则天、唐玄宗等曾亲临寺院，当时民间有“北数五台山，南有栖岩寺”之说，只是如今知之者不多。

听闻中条山上栖岩寺很久，知其规模宏大，至今永济仍有村落因寺而得名下寺村、侯家庄（原意候驾）等。

3月23日，终有机会一登中条，目睹塔林壮观，不禁感慨万端，虽天降细雨，却别有一番意味，令人抚今追昔。



塔林壮观

栖岩寺塔林：穿越千年的中条胜景

□记者 张建群 薛丽娟

中条山访古寺

驱车从运风高速口下到永济，路旁垂柳吐新绿，风中垂下万千丝绦，樱花正当花期，不甘示弱竞相绽放，还有不知名的灌木新芽萌发，泛着嫩黄，粉红、翠绿交错，即使没有蓝天白云，也演绎着春日的生机。

沿临风线一路行驶，车子从北郑村口拐入，经南郑村进入山中，山路崎岖，转过几道弯，便到了山脚下的一处停车场。一道大坡映入眼帘，坡旁栏杆上挂着红绸绣球花，竹林深处，几座民居依山而建，颇有山野之趣。

记者一行跟随永济本土作家卢运锋、赵光华、王文平的脚步，沿着崎岖的羊肠小道一路攀登。山中随处可见山桃花、野杏花迎风怒放，连翘花扬眉含笑，装点山川，春意盎然。花瓣随风冒雨，缤纷飘落至小道。踩着“花路”，让人不由吟出“桃之夭夭，灼灼其华”的诗句，眺望远处“山色空蒙”，更是忍不住掏出手机想记录下来。

这一路因随行的几位老师都对文化、历史颇有研究和见解，使得此次采访之行更像一堂户外大课。

“寺庙鼎盛时期，有僧侣3000余人，寺院分上、中、下寺，建在山巅、山腰、山脚。”王文平说。据清乾隆年间《蒲州府志》记载，寺院初建于北周，名为灵居寺，隋朝改名栖岩寺，唐朝最为兴盛，分别修建了规模宏大、气势雄伟的上、中、下三寺，面积达110余万平方米。

登山的过程是漫长的，尤其平时不运动的人更容易累，从开始的满眼期待，到感觉脚下山路难行，身旁沟壑深深，心里不禁嘀咕：“古人为什么要跋山涉水、举步维艰、费时费力，在深山修建寺院？”可每当行过一弯，回望来时路，俯瞰皆是景，“天地之大，尽在足下”“世上无难事，只要肯登攀”的喜悦便涌上心头。

沿着险峻的山路走得满头大汗，转弯看到了一圆形门洞，觉得可以歇歇脚时，心也静下来了，仿佛透过门洞看到了那段久远的时光，一个个僧徒双手合十诵经祈福。门洞是简单的青砖层层垒成，有些沧桑，砖上的刻字告诉世人，它也有几百年的历史了。

果然，穿过门洞，山景又不同了，路不再陡，可见泉水潺潺，听得鸟虫啼鸣。路旁的山崖上，有一段土壤里满是层层



宋塔巍然

叠垒的砖瓦，好似在诉说着曾经隋唐时寺院的辉煌。这里或是僧人住所，或是佛院大殿，千年来晨钟暮鼓，木鱼长敲，提醒着人们珍惜时光，至诚生活。

此时终于理解了“深山藏古寺”的深意，不仅是一份幽静，而且是一份超然。

隋文帝迎县延

又绕过一个山头，只见一座造型古朴的五层佛塔，在风雨中巍然屹立。

据卢运锋介绍，这便是栖岩寺现存的经塔，建于北宋年间。塔周围的田地虽杂草丛生，但相对平坦，可能就是之前上寺所在地。

谈及栖岩寺，绕不开两个人——县延法师和隋文帝，这两人可谓十分有缘。

栖岩寺供奉的祖师就是县延法师。说起县延法师，他曾享誉四方，在北周、北齐、隋代可说朝野皆知，是当时的佛统（佛教领袖）、三朝帝师。现今的敦煌莫高窟壁画中，有三组作品与县延有关——《隋文帝迎县延法师入朝》，可见其当时的盛名。长安城从古至今繁华异常，最早建造史可追溯到汉初，而最为人熟知是隋文帝下令修建的大兴城，大兴城的东门、西门取名“延平”和“延兴”，借用的正是县延法师的名讳。

县延是蒲州人氏，今临猗县耽子村人，原名王聃，字耽子，著作很多，对后世佛教的发展影响非常大。他自幼好学，少有才名，十六岁时去蒲州仁寿寺游玩，



石洞沧桑

正遇妙法师讲经，被吸引后投身佛门。

隋文帝杨坚大兴佛法，也与蒲州和栖岩寺有关。杨坚幼时体弱，曾寄养在寺庙十三年，而抚养他的智仙尼师就是河东蒲州人，这在《永济县志》中有明确记载。杨坚的父亲杨忠也崇信佛教，栖岩寺可能就是杨忠镇守河东时创建的。从小受到的教育，让隋文帝对佛教大力推崇和弘扬。

当时，蒲州距离京都近，本身经济繁荣，加之隋文帝对蒲州情深，很欣赏从栖岩寺起家的县延法师，以外国所贡玛瑙盏施于栖岩寺，还拨款兴建、施宝捐银。

县延法师协助隋文帝大兴佛法惠民，两人关系密切，以致后来隋文帝迁至大兴（长安）后，在广恩坊为安置其弟子建造了延兴寺，并将京城东西二门以县延的“延”改称，还将其驻锡过的“灵居寺”改名“栖岩寺”。

后历代对栖岩寺都有增修，唐玄宗巡视河东时，又登临寺院进香避暑。可以说，栖岩寺在隋唐时期十分兴盛，游人络绎不绝，学者名士更是时常造访，称其是河东最大规模的寺院也不为过。故而，民间有“北数五台山，南有栖岩寺”之说。

书法名家碑

继续向山林深处进发，便是塔林所在，山色朦胧，翠柏茂密，桃花艳丽。三十多座佛塔高高低低，聚集在群山环抱之中，虽不高大，但十分壮观，在细雨中

宛如一幅画，沧桑动人。

这些佛塔风格不一，完整的有13座，剩下的更多是塔基。这些佛塔准确说都是墓塔，此处也就是当年寺院的一角。墓塔时间跨度从隋唐、五代到宋辽、金元明，这既是高僧大德的荣耀，也是栖岩寺在历史上繁荣不断延续的见证。虽然三座寺院已毁，但这一刻，“上寺辉煌别致，隐藏在层林古柏之中”的记录有了具象。

“之前很多塔都埋在地下，文物保护部门对塔林进行了保护和修复。”赵光华说。塔林附近除了国保单位碑，还有标语写着“文化遗产是我们的独特财产”。

塔林中，有一座圆形宝塔风格迥异，很是引人注目，与盐湖区大渠乡的泛舟禅师塔相似。据记载，其比泛舟禅师塔还早，其中有智通禅师的灵骨。

虽然宝塔上没有碑铭，但据卢运锋介绍，有考证其应该就是镶嵌《大唐栖岩寺故大禅师塔铭》的那座宝塔。

20世纪40年代曾有一轰动书法界的拓片，名为《大唐栖岩寺故大禅师塔铭》，清朝雍正皇帝的第九代孙——爱新觉罗·启功有幸得到。启功先生对其的书法极其赞赏，且寻找原碑近70年。

能被集书画家、教育家、文献学家、诗人、国学大师于一身的启功先生称赞“足以上逼山阴、下启米老”，成为当时书法界纷纷临摹的书法名帖，可见其艺术价值。既然有拓片，自然就有原碑。2015年，一队考古人员经过3个多月的艰辛发掘，终于找到了与塔身分离的原碑。

原碑《唐栖岩寺智通禅师塔铭》刻于唐天宝十三年，内容记载了唐朝栖岩寺“智通禅师”的修行和功德。塔铭从右起笔，左旁落款，全文约600字，竖行排列，洋洋洒洒，一路行书。

塔林附近还有新发掘的两座塔，据说其中有智仙尼师塔，一里外还有三座塔。当时，隋文帝为抚养他的智仙尼师建塔立传，在全国一百余座舍利塔内供其画像，还亲自撰写了舍利塔铭。

两个小时的上山路，两个小时的下山路，和古人走一样的路，让时间和心灵同频，对千余年间以登山为日常的栖岩先贤油然而生一种敬意。“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”，人生只有不断自我超越，才能迈向成功的彼岸，这是栖岩塔林给人们的启示。